

平原上的故事

孙 犁、王 林、秦兆陽等著





平原上的故事

孙犁、王林、秦兆阳 等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小說、散文集子，是从一九四六年原冀中导报“平原”文艺增刊中挑选出来的，包括孙犁的“蠡县抗战烈士紀念塔碑記”、“碑”，王林的“苏小紅”、“一个美的矛盾”，秦兆陽的“他們毛主席有办法”等二十八个短篇。这些作品有的记录了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后，冀中軍民在党的领导下，同日寇进行的艰苦、复杂、机智、英勇的斗争；有的反映了农民同地主惡霸的斗争和翻身的喜悦；有的反映了敌后人民的团结互助精神。附录一有四篇文章，是一九四四年冀中六分区評选出来的一部分战斗英雄的特写。附录二，是当时发动群众写作运动的三篇文稿。

讀了这些作品，可以体会到冀中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苦，人民对敌斗争的机智、英勇，以及人民对于胜利的坚强的信心。

平 原 上 的 故 事

孙犁、王林、秦兆陽 等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杭州道大埠)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数 5 3/8 字數 107,000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6,080

統一書号10072·228

定价(7)0.48元

前 記

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間，冀中根據地開展過幾次值得回憶的群眾性的文藝寫作運動。這，首先是一九四一年春，由冀中黨、政、軍首長發起的“冀中一日”寫作運動。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對冀中抗日民主根據地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掃蕩”。強敵壓境，更顯出了人民的英雄氣概，一九四三年春，中共冀中區第六地方委員會像向人民預言勝利似地發起了“偉大的一年間”寫作運動；以後，一九四四年春，冀中形勢開始好轉，中共冀中區第七地方委員會也曾發起了“偉大的兩年間”寫作運動；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為了使這一時期的偉大的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永垂史冊，一九四六年春，中共冀中區委員會又向全冀中根據地人民號召開展“冀中抗戰八年”寫作運動。

“冀中一日”寫作運動，成了當時冀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文化奇觀，動筆寫稿的近十萬人，從黨、政、軍首長到農民和戰士，從上夜校識字班的婦女到用四六句寫文章的老秀才；還有老太太，找人代筆記下她們的感想和心願。當時收到的稿件非常多，編輯委員會用大車拉着稿件跟敵人打游擊。經過幾個

月的編輯工作，在一九四一年秋冬間初選三百多篇，約三十萬字，曾油印出版；但因遭受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掃蕩”的浩劫，抗日勝利以後，百般征詢，只找到了控訴敵偽陰謀暴行的第一集“鬼魁魍魎”，和歌頌人民武裝的第二集“鐵的子弟兵”。至於描寫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第三集“自由、民主、幸福”，和發揚冀中人民英雄主義的第四集“戰鬥中的人民”，都始終沒有找到。做為這一寫作運動的光輝的副產品的，是孫犁同志針對這些工农兵作者而編寫的“區村連隊文學寫作課本”。這個課本在一九四一年用土紙油印出版（一九五〇年在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時，改名為“文藝學習”）。

“偉大的一年間”寫作運動，正當敵寇“剔抉清剿”和由於敵偽的掠奪而造成的空前大飢荒的時候。稿件的數量雖然僅有四百多篇，但是，每一篇文章都像一首戰歌，每一張稿紙都像是人民的血書。群眾的堅強意志和必勝的信心閃耀在每一個字句中間。這些稿件由林訥同志負責編審，選定五十多篇，準備出版。王林同志又曾閱讀一遍，選出了一部分最精彩的，計劃帶到北岳區抗日根據地裡擇先發表；走到滄石公路邊上，遇見敵情，不得不堅壁起來；後來返回找尋時，已被敵人放火燒了。其餘的也全部在原處毀在戰火裡了。

“偉大的兩年間”寫作運動，適逢勝利在望之時，大家忙於反攻準備工作，稿件收集起來，也就暫時“束之高閣”了。

“冀中抗戰八年”寫作運動的稿件也不少，因為蔣介石反動集團發動了大規模的內戰，大家忙於反擊進犯的敵人，也沒有抓緊編審，稿件就當做原始資料存放了起來。所幸當時李湘洲同志正在編輯“冀中導報”上的“平原”文藝副刊，及時選

登了一些，現今重新由李湘洲同志編纂起來，出一專集，也算·是對於冀中根據地群眾文藝寫作運動的一點紀念，也算是在偉大的抗日戰爭的里程碑上添一道小小的花紋吧！

此集所收的，除了在“平原”文藝增刊上發表過的文章以外，還從當時的“六專區英雄傳”上選了四篇。這個油印的英雄傳，是冀中區第六專區一九四四年在地道里油印出來的，保存到今天很不容易；再一說，真人真事，也值得我們永懷不忘。

今天如果能夠全部重溫一下發動這些寫作運動的文稿，對於了解黨如何具體領導抗日戰爭期間敵後根據地的文藝工作，是有幫助的。可是現今只能找到“開展‘冀中抗戰八年’寫作運動”、“展開‘偉大的兩年間’寫作運動”、“我們面前的一个光榮任務”三篇文稿，做為歷史資料，我們願意在此保存起來。從這些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敵後根據地黨組織和文藝工作者當時是如何初步體會、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文藝方針的。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七年十月

目 录

蠡县抗战烈士紀念塔碑記.....	孙 犁 (1)
死拚得生的李福起	李福起 口述 周鈞亭 笔录 (5)
血海深仇	华实芳 (11)
交通員	李湘洲 (15)
碑	孙 犁 (25)
陈 眼	王庆文 (35)
小秋媳婦	华实芳 (41)
虎口教学	王庆文 (50)
血战郑馬	徐光耀 (55)
韓林子	郭 德 (60)
“不知道!”	刘文年 (64)
苏小紅	王 林 (69)
清明时节	路 遙 (75)
泪	傅 鐸 (79)
一个美的牙脣	王 林 (83)
“五一”小記	(86)
地 雷	張文祺 (86)

搬 坯.....	卡 克 (87)
“报告”	苏 彬 (88)
偵察員.....	克 明 (90)
梨树园子.....	克 明 (92)
沒有地种的人	冀 平 (101)
滹沱河上的船夫	何西風 (107)
要 羊	李天衡 (111)
鷄	思 奇 (115)
村剧团長.....	黃 华 (118)
秧 歌	胡 苏 (122)
“俺們毛主席有办法”	秦兆陽 (127)

附 录 (一)

秋風瀟瀟祭英雄	林 呐 (133)
猛將王峰.....	徐光耀 (142)
記乾云清同志	刘子英講 (147)
民兵英雄刘建清	立 山 (152)

附 录 (二)

开展“冀中抗战八年”写作运动	(155)
展开“偉大的兩年間”写作运动	(157)
我們面前的一个光荣任务	(160)



蠡县抗战烈士紀念塔碑記

孙 犁

斯大林同志在抨击丘吉尔反苏叫嚣的时候說道：“有些人想輕易忘記苏联的損失，即是曾經为了保証欧洲从希特勒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的巨大損失，可是苏联不能忘記这些損失。”这話深深感动了我，因为在中国，也有些人想輕易忘記解放区人民八年来所經歷的战争，为求取解放所付出的代价，想輕易把我們从站脚的地方踢开，他們好重溫往日的旧夢。事实上已經証明这些妄想是不可能的了，冀中区的人民，是不能輕易忘記这八年的。因为死去的固然已經埋葬在地下，殘廢的已經不能肢体齐全，病損的要負担着長期的痛苦以至老死。我們为了求得解放，献出的是身体、精神和生命，这些失掉的东西和由这些东西鍛煉成的意志和理想，經驗和能力，能够輕輕刷洗下去，能够消失淡漠嗎？

蠡县县城，失掉的最早，收复的較晚，而敌人在这里的燒

杀迫害比别的地方也更重。除去县城，敌人大的据点有大百尺、南庄、李崗、林鋪、莘桥，而蠡县又是保定、高陽联结的中心，敌人突击的重点，每次出动，至少七路，而大的扫蕩則規律性的一月一次。

但这里人民的斗争也最頑强，过去的高蠡暴动虽然失敗，但留下了火种。七七事变，蠡县人民觉悟最高，奋起最早，風起云涌，一九三八年一个冬季，蠡县的子弟兵就組成了三个坚强的支队。从此以后，这些人民的军队，县、区、村的干部和人民，就在大平原上，在大窪里，在秋夏的青紗帳里，奔走，呼号，坚持着战斗在战斗，中光荣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烈士里面，有子弟兵，有农民，有知識分子，有孩子們。烈士里面，有的因为伏击、奇襲、攻坚、遭遇，死在战場；有的因为隱蔽在村，被敌發觉，向外冲杀死在牆院，死在街道，死在洞里；有的因为偵察敌情，內綫坐探，死在敌人据点、炮楼、牢獄和刑場；这些烈士用肉体和精神的全部力量和敌人冲杀搏斗，射击完最后一顆子彈，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們都是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好人民，因为他們生前的奋斗不屈和死后的英雄影响，使我們从“五一”反扫蕩以后最艰苦的环境坚持过来，打败敌人，得到胜利。

死难烈士里面，百分之九十五是共产党员，我想再也用不着別的事实来証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关系了。劳苦的和長期被压迫的人民，献出他們的兒子，交給解放战争。共产党組織了这些人物，教育了这批力量，把最好的党员再献給人民——他們的父母。

为什么共产党员在战争的时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为什么共产党员在临死的时候，还能想起自己的责任，掩藏好文件，拆卸并且破坏了武器，用最后的血液去溅敌人？为什么这些县区干部能在三、四年的最艰难的环境里，不分昼夜，在风里雨里、冰天雪地和饥寒里支持住自己和抗日的工作？为什么一个老百姓，一个小孩子，他会为战争交出一切，辗转流离在野地里、丛林里，不去给敌人低头？而一旦被敌人捕获，他们会在刺刀下面，烈火上面，冰冻的河里，和万丈深的井里，从容就义，而不暴露一个字的秘密？我们说：“冀中是我们的”，是包含着这些血泪的意义的。

八年来，我们见到什么叫民族的苦难和什么叫民族的英雄儿女了。

只就县级干部来说，一九四一年秋天，齐庄一役，牺牲的就有王志远县长，陈志恒政委，丁砚田大队长，王勤公安局长。一九四二年，在南玉田，敌人掘河快掘到身边了，县长林青还斥责妥协的企图，主张最后牺牲，打完两枝枪的子弹，敌人往洞里投弹把他炸死，用紧系在他脖颈上的枪纲绳拖出洞外。同年秋后，县委组织部长，被困室内，敌人要他交枪，他把一枝枪，卸去大栓投在门限外面，敌人来取，用另一枝枪击杀之，看见敌人倒在地下，他说：“你不要吗？我还拿回来。”这样两次，一个人坚持半天工夫，敌人从房顶纵火，他才从容的把枪拆卸自杀。耿交通科长在牺牲时，则用自己的尸首掩盖武器。

蠡县牺牲县干部最多，那时曾有“蠡县不收县长”“干部供不上敌人逮捕”等俗话，但干部前仆后继，壮烈事迹层出不穷，一砖一石的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他们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坚持，所忍受的艰难、困苦、饥饿、疲累是不能想像的。他们的身

体大半衰弱不堪，而他們所完成的工作，創造的奇迹，也是不能想像的。他們是非常时代，創造了非常功績的人物。

当一个县长上任不久就牺牲，另一个接职，不久又牺牲了，第三个再負起这个担子和責任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伤心的問他：“你不怕嗎？”他不怕！他又英勇的牺牲了。

我們也不忘記那些人：那些殘廢的人們，那些因为自己的兒女战死牺牲想念成病的人們，那些在反扫蕩的时候，热死在高粱地里，冻死在結冰的河水里，燒死在屋里，毒死在洞里的大人孩子們。

我們立塔碑紀念，是为了死去的人，自然也更是为了活着的人。使烈士的英雄面貌和鋼鐵的声音，永远存在，教育后来。使那些年老的母亲、父亲們在春秋的节日，来到这里，撫摩着兒子的名字，呼唤着他，想念他們的战績的光荣，求得晚年的安慰。使烈士的兒女們，在到学校去學習的路上，到田里去工作的路上，到戰場上去保衛的路上，望見他們父亲的名字刻在这里，坚定他們的意志，壯大他們的勇气。

我想立塔紀念的意义就在这里了。这塔是結合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人民和他們的子弟的意志和力量高耸在云霄。塔也結合着人民所受的苦难，所經歷的事变，所鑄成的希望的。塔和这希望，將永远存在。

一九四六年春天記

死拚得生的李福起

李福起口述 周鈞亭筆錄

那年“五一大掃蕩”，我記的是五月二號，鬼子就占了河北營里、郎仁、長汝……那里了。河北的逃難的，攙着老的，抱着小的，背着被子，包袱……，都逃到河南里來咧，村边上、街上、棚子里、柴火柴里，都滿了，那時看着心里就難受，都是着他媽的鬼子鬧的。

河南里人們也穩不住了，那天也得跑兩回，都傳說着，鬼子快包圍河南里來了，過了三四天，可是也沒有來包圍，每個人都知道早兩天晚兩天，怎么着也得來包圍一下子。

我記的也不很清楚，大約是鬼子占河北里隔了個五六天，人們都說：“今黑間就不打准”，越嚷越厲害，我就早早的吃了后晌飯，拿着個破袍子，躲到別人家去咧。晚上困的心里難受，剛睡着了，一驚就又醒咧，一宿也沒有睡實着，光怕鬼子包圍住了。一會一會的盼的明糊糊的咧，離着個三里二里的也看見人了，肚里也飢咧，往回走吧，瞅着別的道上的逃難的也有往回走的。

到家不多一會工夫，听着街上的人們亂跑，嚷嚷“不行，跑

吧”，“你看見了沒有？鬼子的馬到了林庄的村北里了”。我一出来，街上的人乱跑乱挤，孩子們叫爹叫娘的直啼哭，老点的，也有摔倒了的，嗡嗡的就上南边跑开了。我跑到石干村南边的時候，逃难的人一眼看不到边，四圍遭的槍直响，人們上东跑一陣子，又上西跑一陣子，来回的乱攪，誰也不知道上哪里跑好，槍声是越响越近，胆小的吓的走不动道了，孩子們直啼哭，直喊娘。俺們有几人商量着，怎么着也跑不出圈了，就不如上咱村里李家墳藏着去咧。俺四人就往回里走，走的快离着李家墳不远咧，一看墳里的鬼子們，拿着槍，四下里乱找，俺們才說往回跑，着鬼子看見了，冲着我們打了兩槍，跑不了啦，到跟前把我們就都倒背手綁起来咧。

日本鬼子就直嚙嚙，也听不清是說的什么，一个鬼子着皮鞭子就踢开了我們；不踢了，那鬼子就又說，听着喉音是問八路哩，俺們誰也說沒有。又着槍把毆了我几下子，我还是說沒有，鬼子就走，过去又問崔万善去咧，他也說沒有，那鬼子着刺刀砍了万善腦袋一下子，看着那血就流出来咧，觉着就很心痛他，可心里的話：“死就死，活就活，要問八路軍和八路軍的东西，怎么着也不說。”

过来了一个背擲彈筒的鬼子，拉起我来，指划着我往街里去。进的东南口，往街上一走，这一片那一片的淨他媽鬼子。拉着我的那个鬼子和另一个鬼子嚙嚙了几句，放下擲彈筒，放下手槍来，又指划着叫我往西走，街上鬼子們也不少，他媽的，那鬼子走着直着皮鞭子踢我。

走到双虎家門口，鬼子立住指划着門里头，嚙嚙嚙的冲着我直說。思想着沒有別的事，又是問八路軍，我又說沒有。

这个鬼子摘下刺刀来，砍了我这后脑袋勺子一下，觉着血就流的脖子里来了。自砍了我这一刺刀，心里倒觉着不像才着他们弄住的时候那样害怕了。我拿定了一个主意，得了手就毁他个鬼崽子。

又着我往西走，脑袋上的血不断的往下滴落，皮鞭子踢倒了我好几回，我的心里就想着，等领到村北边离着鬼子们远点了再想法。可是到了西南口洛雅的闲院里，又指划着叫我进去，我装没听见，又踢了我两脚，思想不进去没有办法。

北屋外间里，有一大堆木头，直说直指划，我思想着是叫抱这个，我说：“不行！”把胳膊动了动给他看，绑着我怎么抱，那鬼子好像看明白了，就给我解开了一条胳膊，一个手拉着绳子，一个手拿枪突着我。

抱完了，没有找出东西来，又指着西间屋里的炕，叫我拆，还是没有法。一拆炕屋里就呛人了，他撤到外间里来咧，隔着灯龕拿枪突着我。思想着炕拆的不少了，肚里饥，头晕眼黑，一会比一会的劲小了，拆了炕找不着东西，也得叫他治死。

把那炕里的炕灰，烟子使劲往隔扇门这里扬开咧，一会屋里就看不清人咧，鬼子在外间站不住了，他直咳嗽，听着他就上外头门台上去了，直嘟噜着说，我就瞎支忽着他：“找哩！”我把绳子解开，思想着下手吧！一个手拿了一个炕沿砖，一个手抓了一大把炕灰，说：“太君，枪的有。”鬼子往屋里一走，我一出隔扇门，着炕灰往他脸上一摔，他一捂眼，接着一砖，打的哪也没看清，恐怕他拿枪打我，上去就抱住他咧。一抱先弄住他的枪，就摔开了，鬼子直着皮鞭踢我，也不知怎么着摔倒咧，

在当地就滚开了，他妈的鬼子还不断的吱吱的喊，我一嘴咬住他的额角上，觉着咬对了牙，血就顺着我的嘴流下来咧，鬼子的脸上净血了。

一会摔倒一会又立起来，谁也不肯撒手，我摸住了他的枪，一使劲就夺了他的，一个手抱着他，一个手搬了几下，也没有响，一会又着鬼子夺咧，当的一声，当时光觉着腿裆里热糊糊的，思想着是着他打着咧。

血顺着裤腿流的鞋里头，噗唧噗唧的直粘脚，一踩哪就一个血脚印。心里着了急，一还手，上去就掐住鬼子的嘴，鬼子一咬，当时差一点没有咬断我的手指头。

脚上、腿上着鬼子皮靴踢的踩的，刀伤、枪伤都觉着痛起来，心里发慌，也没有劲咧，看准鬼子的刺刀，使劲一拉，这回思想那刺刀一定是有簧，也没拉出来，我还手的时候，他一转身就跑，下了屋里门吱吱喊，我拿坯来一扔，鬼子又往外跑，出了大门立住又喊，我一拿过道里的小棍，鬼子撒腿往东跑了。当时也没追，思想着东边鬼子多，一定是勾人去了，我就往北跑，眼前一黑，就摔倒咧，心里还明白，爬了爬，没有爬起来，思想着是跑不了咧，爬到一个小院里，知道有个洞，慢慢的爬进去，有一个皮褥子，拉来了盖上，一会比一会的恶心，眼也睜不开咧。

咚咚的直响，思想着是找我的，觉着皮褥子一撩，就有人说：“有”，“别弄他，给打着了”，他们这么喊，后来有人把我就拉出来了。

听着鬼子嘟噜嘟噜的，接着像个中国人说话的，问我是哪里的，当时思想着要说是这村里的，一定治我找八路军的东

西，說是李家庄的，又接着問我，說我是八路，我說不是八路，是老百姓。鬼子也嚙嚙，亂說：“挑死他就完了，問他哩，一定是八路……”有的听不清。

噠噠噠的响开枪咧，又听飞机也嗡嗡，圍着我的人們，咚咚的走咧，使勁睜了睜眼說看看吧，模模糊糊的看着有兩人，看的最清楚的，是槍口对着自己的腦袋，当的一声，一合眼，心里一迷糊，又听着說：“死咧死咧”。

也不知道有多么大工夫，心里好像是明白点了，知道剛才响槍是打的自己，用手慢慢摸了摸，哪都是粘糊糊，一摸臉上，上下嘴唇豁了，上头的門牙少了兩，臉上一溜溝，慢慢动了动，渾身粘呀粘，嘴里的血直吐直有。

心里还是怕鬼子回来，又努着勁子爬进洞里去咧，口渴的厉害，想动一点也动不了，一会比一会的心慌起来。

后来听着像咱村里的人說話哩，就使了使勁喊了喊，听着也沒有人来。

又听着像洞口有人說話，可是立时喊不出来，外头說：“看这血一定是杀了人咧”，“是……”我把嘴里的血吐了吐，張了几回嘴，沒有說出話来，是哼了兩声，外边的人就听见咧，好像在我眼前問我似的，記着当时說我的名来，一会听着人多了，觉着像抬我似的。

后来明白点了，一睜眼，我爹和我娘像是在啼哭，村干部乡亲们，直来回的看我去。

后来环境一天不如一天，受的罪就甬提咧，干部們和各方面的帮助，慢慢总算养好了，第二年鬼子又把我治了几个死，后来又弄住我綁的梯子上燒了不輕，可是八路軍的事半点沒